

王鳳洲綱鑑會纂

新學
子集
船

PDG

元紀

端宗改元者三年 景炎三 附 元世祖忽必烈
帝昺改元者二年 祥興二 附 元世祖忽必烈

二十一卷 世祖改元者三十一 至元三十六年之

成宗改元者十二 元貞二 大德四

武宗改元者四年 至大四

仁宗改元者二年 皇慶二 延祐七

二十二卷 英宗改元者三年 至治三

泰定帝改元者二年 泰定四 致和一

明宗改元者一年 天曆二

太宗改元者五年 順二 至順三

順帝改元者三 元統二 至元六

二十三卷 順帝 至正十四年起至

至正三十七止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之一

瑯琊 王世貞元美父暴

吳郡

陳仁錫明卿父訂

呂一經非菴父較

宋紀

附遺記

赤光異香
黑光摩盪
京師天下
挽轡普將
天命之歸
近五代

太祖皇帝○諱係諸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胤唐都令主提唐御中丞史提生徽涿州刺史徽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禦防使
太師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天馬營今河南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嘗後唐明宗皇帝天日葉切
胡廣人因某為取所推願天年聖人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任周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期立大功人
為生民主明年匡胤應願而生
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遂加檢點太尉
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於汴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崩諡曰英
武聖大神德皇帝廟號太祖葬永昌陵○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眾心時偕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儒分理郡國
抑奪權豪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主也

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進應恩十年○宋太祖漢南正月辛丑朔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初鎮定二州
言遼北漢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觀宴於節發汴京時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點檢為天子
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
上幼弱我輩出死力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匡胤
普共以理譬曉之諸將不可甲辰黎明點檢上馬擁衛過汴御封樞密院今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就今諸
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披赤之上馬擁衛過汴御封樞密院今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就今諸
將禁戢戢攘奪匡胤曰其善乃攬轡普將諸將曰汝等自今舉國貴我為天子我從能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
胤曰太后主上我非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自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劉書曰帝王之與自天授之而太祖為點檢時得白點檢作天子每見臣下有
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腐之受命而斷以大義終無私運店潘服當如禹舜之子孫承天而後
皇位祿職各正言順而無私王室雖有陳腐之受命而斷以大義終無私運店潘服當如禹舜之子孫承天而後
恭其家之罪○宋史斷曰取天下者受命而斷以大義終無私運店潘服當如禹舜之子孫承天而後
其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能取天下者受命而斷以大義終無私運店潘服當如禹舜之子孫承天而後
繼得定宮闈十日後帝承統甫幾歲及太祖之入也未有甚於此者而有周之合謀託言有遠漢之師而由說之於太祖及陳
撫事定宮闈十日後帝承統甫幾歲及太祖之入也未有甚於此者而有周之合謀託言有遠漢之師而由說之於太祖及陳
先不與謀始末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而太祖之入也未有甚於此者而有周之合謀託言有遠漢之師而由說之於太祖及陳
鄭氏曰武周宋太祖得天下之命始而太祖之入也未有甚於此者而有周之合謀託言有遠漢之師而由說之於太祖及陳
黑龍之祥也先兆宋太祖得天下之命始而太祖之入也未有甚於此者而有周之合謀託言有遠漢之師而由說之於太祖及陳
濟運之無身上之貴兒豈密諸將之辭已足觀其本心對泣泣質之不能成味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

為太后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循匡義光美匡賢濟賢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
 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欣然皆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
 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位可尊苟失取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
 平章事吳延祐為樞密使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虐乃請用劉子面叙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遺詔云此庶
 安庸之失奏帝從之生論之禮遂廢○唐荆川曰范質時處守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質等不贊於宋與為掎角也
 御之多故宋帝從之生論之禮遂廢○唐荆川曰范質時處守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質等不贊於宋與為掎角也
 賜賁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有差○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言會北漢師伐宋太祖周澤州為山西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李筠
 如義安書周昭義節度使所見其不肯事先是帝遣使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
 像懸於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語因便宣徽使盧贄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
 主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言受周太祖厚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語因便宣徽使盧贄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
 監心甚悔漢主聞贊與筠異而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
 上負數石將士固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軍於澤南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入其城筠赴火死○劉虔陵曰筠
 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獲衛融神曰臣必不為陛下用陛下宜速殺臣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
 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判於為心也
 帝嘉其忠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西
 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府尉州縣練使○呂氏中曰以通兩澤所

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一規模大畧亦可觀矣

七月帝至大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東府○帝愍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兵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兵有禁兵

勤苦勞佚於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墮惰起晉之計也（杜預曰）痛兵鄉兵之異而尤於禁兵加詳焉當時內外騷亂四

各賜田成寵官奉還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祀以時饗祀○八月立王氏為皇后○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度高保融卒弟保

助詞○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重進周太祖甥也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今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帝遣陳思誨齋

賜鐵券符契也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祿以安其心童進猶豫登木上下不一款不決曰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

音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間遣石守信等計之尋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李筠趙思誨之弟自宋安旆臣於宋烏在

為忠周若重道者諒其視李於宋受神之項忠義之志明矣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宋史斷曰韓通李重進呂氏許以宋還其趙

氏曰中興也洛邑所誦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皆臣漢晉矣智氏之殺讓非歟
招集亡命嘗以私怨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則逐節已著矣令掛像懸壁勒哭○鄭天民曰
韓通二李之死呂氏中興以三人為忠臣

不己不遇借此盡取心耳室有雖陽哭像之給予以事發並外通相去達也
皆未為定論聲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受中書令及後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力單弱不匪
不己不遇借此盡取心耳室有雖陽哭像之給予以事發並外通相去達也
皆未為定論聲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受中書令及後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力單弱不匪

李錫慶
同益堂
宋太祖

竊相踵闢戰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運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善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今欲治之宜稍奪權制其錢穀收其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帝悟曰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而石守信等不至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非卿等不安於此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貴當乎虎大將班所執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言於指示可生之途帝曰宅中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擇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守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娛以終天年朕子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謂死者復生而白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宋主星與禁兵善賜資其厚惟石守信職故故其實兵權不在矣○朱子趙與王佐大相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功○呂氏中曰笑收之而有餘人疑其收之愚而不知其收之易者固自有本也封建

救於宋帝慕容延釗音帥師討大表李處耘為都監及行帝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地今假道下之音滅不濟矣處耘至粟州今襄陽府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音師於荆門且覘音強弱是夕保寅宴於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

趙普諫用
進里謂過一
誅保權才校
師集執保權
彥卿厚豈恩
得專連與長
如州事至房
謀國之大者
宋行應天歷
參官強幹者
倉自今官所
已降不武之
當像作孔類
八月宋主殺
前都虞候軍
所繫帶以遺
軍校自山西
即薦汝汝取
而德學基則
所如皆實太
甲子克從二
臣家一日大
之因與普計
乎帝曰吾意
曰以翰守之
而拾之以歸
今通道也夫
機時所不足

也兵法日行二繼冲聞宋師奄至惶怖出迎東手聽命因盡籍其境內州縣戶口奉表納之延釗至潭州時文表已為周保權所
誅保權才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因長驅而進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周湖悉平○發明大錄改其主宋國與師討
師集執保權以到入土地為是尚哉○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庫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
彥卿厚豈恩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廢○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
得專連與長吏相權大州或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奉者方鎮之專地也千文之所以交爭互較者方鎮之言也普相大祖
如州事至房卿入諸州通判呂氏中曰天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千文之所以交爭互較者方鎮之言也普相大祖
謀國之大者莫如知縣以下皆有力焉○呂氏中曰天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千文之所以交爭互較者方鎮之言也普相大祖
宋行應天歷王朴說上天官指點縣賦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新創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參官強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置義倉於州縣詔曰多事之役義倉廢壞或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
倉自今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太公毀白起像帝歷觀武成王廟西廡指白起曰起故
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帝宗連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應代廟將白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丁南湖曰
當像作孔類而文教開乎武成廟三代之賢其後真
八月宋主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瑄以著太祖信之也
前都虞候軍校史珪石漢卿諧瑄擅作威福上召瑄面訊之不伏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搗擊其首血流氣絕乃出下吏瑄自知不免解
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帝校閱瑄家無餘財○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充山西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威令嚴肅嘗有
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八曰敢論我死信有膽氣今贊汝罪汝能擒殺敵兵當
即薦汝汝取可自投河更其人即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帝從之○宋史斷曰太祖之時郭進嘗舉以為取將得宜
而德學基則而令嚴邊安得乎四部多譽不如此一是不足以免過將之心而易其成功也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舉
所如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而施耶郭進此蓋一時應受之權非為世不易之法也魯華之言安知郭進之舉哉
甲子克從二年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悉決焉帝數微行過功
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懼恐拜迎嚴重相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要行酒帝以俾呼
之因與普計下太原郡名善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喻大原地逃
乎帝曰吾意正如如此姑試卿耳帝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費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
曰以翰守之善曰翰死孰可代帝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帛碎其地普跪
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嘗選官帝素惡其人與普堅以為請且曰刑以懲惡實以酬功古
今通道也夫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且起普亦隨之帝至官門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如此然分忌刻屢以
機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為言帝曰若廖瑛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物色謂
初也自是不敢復言○羅豫章曰普謂人主之大

機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為言帝曰若廖瑛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物色謂
初也自是不敢復言○羅豫章曰普謂人主之大

則其德也。不爲私怨。亦不能度其光明也。

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克之獲部侍郎呂鑑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押

正平章事以此言之不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
以蔡再錫為辰州刺史辰州在唐分爲四郡唐末蠻夷分據某時出處無宋再錫辰州武建有奇畧蠻獍服帝召至中察與可用

六月加地先義中書令先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七月宋頒形統判大理寺寶○九月宋攻南漢

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知憤名器持產既無質石者但欠世宗一死焉可惜爾○竊然北漢兵侵東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討之先是蜀主日事

之帝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吾兩討有名矣遂命王全斌劉光義王仁贍曹彬分道伐蜀且謂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以

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臺焉○王全斌入蜀興州蜀兵大潰劉步義曹彬師至夔州召屬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拒之力戰

帝以猶魯意高近於宸思不合中和詔岐改定岐以王拜捧輦輒洛陽言天台景表
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
又周禮言治口壘以大手一留增入雅樂而
周靜軒曰雅樂之音龜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給宗廟為國之不可

蜀主開昭遠敗大懼命太子玄誥將兵禦之玄誥素不習武至縣州遁還全斌進次魏城蜀

受降凡六十六日爾○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需帝設瓊幃於講武殿衣紫綰黃表帽以視事綰黃北地寒以紫綰黃表帽以視事之為冠飾取其內勒神外溫酒之

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志實憂念西征將士復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幘遣中使賜朋全婦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婦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宋太祖 宋太宗 宋真宗 宋仁宗 宋英宗 宋神宗 宋哲宗 宋徽宗 宋欽宗

賜感泣故所向有功○綱目斷曰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者也若蜀君臣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食注曰在日遠及於日遠則不食也○三月宋西川軍亂時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綴部下掠

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既而帝詔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怒行至綿州州城遂作亂劫

邑聚至十餘萬獲大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西川民爭應之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延讓力戰大破之師雄走死康延澤等分道招

輯蜀人始定○六月宋聖祖起蜀秦國公孫卒蜀主孟昶昶字幾之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閣下帝備禮見之封敵為秦國公及昶卒

其母李氏不肯哭但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食生以致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生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帝嘗見

昶實發弱器械命撞碑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事貽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宋置討捕庫書美公於此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

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設使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

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其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每入置諸武庫時臨觀之○女直遣使言宋刻書來賣名馬女直古肅慎也在

鼻祖之部部也初張女真後趙○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實馬中國之盛衰興敗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謀已伏

連與宋爭國宋適於女真也○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實馬中國之盛衰興敗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謀已伏

宋得不敢中原之禍也○正月以孔宜為曲阜魯邑名主簿奉孔子祀五季以來棄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宜孔子四十四代孫閏五月宋

求遺書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明世宗乾德中宋凡載車皆重寶也世宗遣使

書為宋主曰臣無奇獻上賢聖能滋肩奇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數萬見開增智德也甲利兵何用哉趙普初以吏道聞普學術帝每勸以

讀書普遂手不釋卷○周靜軒曰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天下胡卒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

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經石為秦也○十一月宋寶儀辛卯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言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

示宰相皆不能答翰林學士賈儀曰此必蜀物也蜀王衍嘗有此鏡當是歲所鑄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丁卯宋乾德五年○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殿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全斌等不法事

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全斌等贖貨降之罪各貶其爵王仁瞻等悉罷諸將翼以自免獨曰清康是漢不資陛下曹彬一人爾彬

自蜀還雲中惟圖書數卷又能載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

不矜伐勸懲國之常典又何辭焉○李氏義曰大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無不慮於實府之隆王全斌曹彬皆平天下取五強國如

摧枯拉朽也○二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車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陳中惟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掇采

樞密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帝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按之臣曰曹彬為樞密固以其清節然彬之行為不妄執一人

契者也而彬此薦○呂氏中曰歸國書數卷而全斌仁瞻之功不足以賄貪穢之輩愛民之仁卿將之術而得之矣

便是蕩平
之策

大祖知所
處藩鎮
收兵權
之道

此又正當
今日事

之治世養身

治世莫若
愛民莫若
寡慾

者官曹

諸陵修葺

之相去

祭岳日禱
鬼神

策

溫置大
會豐人
豐腹
厚

西舍封

是喪氣○宋史○曰○太祖之料契丹其於樞密一揔○武遠將守合脫命之曰樂正○城守崇遠李典出○擊○落○至○翼○大破之○狀○魏○

太原圍久不下殿前都護侯趙班率諸班衛士叩頭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腋亦股亦同休戚也我寧不

得大原宜思壓首鋒又乎眾皆感泣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最劇晉陽今太原府豈謂討重勞飛輓稅取取音驚音察豈

漢宋韓重秀等擊敗之。五月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帝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黜桎械音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

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宋太祖曰王彥超等節度使○十一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宋太祖曰王彥超等節度使○十二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宋太祖曰王彥超等節度使

而日宋罷王彥超等兵長亦深初者明矣所歷養實月任三月表乃言會食入事所上乃名臣泣血行衆言之曰卿等皆國家宰輔入朝
劉鎮王事執事非朕所傳寶之意也彥超愈怒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

德等明日皆罷鎮奉朝旨○胡新安曰太祖深恩天下唐末以來生民遑遑知所以寢諸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後以復苑之宴罷之參趣等節鎮於是宿衛諸鎮不可除之禍疾一朝而解矣

庚午凡五十一鎮三才德處士王昭魯漁子博士昭魯有學行著見嘉三十三篇萬卷從之帝召見復願年已七十餘矣願謀輔
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以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

養習莫若身總帶愛其言書於屏几
按宋史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帝召凡講易不肯往求歸鄉人服其德凡事訟者親決之客有一
驢必先關外無假驢者然後乘之以出有盜扶門盜其驢木乃即自櫛移木於外盜者慙而去以發

○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

德武宣慈照諸帝凡二十七陵皆被盜發者有言○劉廙陵曰
廙爲鷹鷂之相也嗚延詐三百而爲丞相後周太祖屠廙相
不與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十月克賀正等州南漢主鋹鋹遣使臣官龔澄樞允貴幸用事後為重斂苛刑奢淫無度嘗舉兵侵帝帝欲

富州屬昭
澄樞通還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辛未開寶四年○是月正月潘美克英雄州英州今英德縣進次龍頭宋師濟水郭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鋤竹木為柵若

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巧以獻帝謂左右曰銀龍以極巧之勤移於治國豈玉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祀以毒且下一日帝幸

講武池賜以卮酒銀駟有毒瘳益泣曰臣承祖父墓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

生於之應帝笑曰用此以置人腹中不此更命取銀酒食之必因銀錢大熱毒○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性重厚方正事繼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惟溫叟馬開封府尹光義聞溫清介嘗遣吏覘資錢五百千遺之溫曰不敢却此聽事而舍公府

吏封識音志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餹音環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召

1

1

1

1

1

育士	宋初	以辛	視爲	翠蘭	太祖	天	之太	唐	久任	子	任	受	屈	蘇	傅
初	都監	仲川	係四	開	戒	雲雨	相	承	成	舉	子	相	半	軾	遇
殿	監	兵	刑	方	田	旌	善	宗	功	得	輕	不	歲	溫	休
試						宮	處	論				始	更		常

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史辭錢事帝嘆賞久之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史知之令傳呼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必下希望恩膏臣所以呵道而過破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溫史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純厚如溫史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方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受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沈約南史溫史遷任唐晉周而又臣於宋與時浮呂氏中曰精則小人不得以器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

凡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皆久住而成功
初帝因郭舉行賞以御馬直尾從特廩賜增給川班百餘
計為川班以直禁兵戍兵遂天下享國不久可也承進曰莊宗好
或憐務姑恩威

怒斬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內臣李承遠事後唐老帝問曰莊宗以立憲定天下之計不存乎此乎承遠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先慎乎德而後用刑今陛下以仁心治天下而臣等以嚴法繩之臣等之罪也

今撫養士卒固不吝貲賞苟犯吾注惟有利耳○十一月唐賊國號曰南詔作亂先大掠以金一十萬○
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晉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晉之數

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望虜酋曰馬噫唐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馬足以知太祖之所以待虜者矣○

河決澶州東臣於冀州環日田廩帝官豈不官以開逆非故然乎

壬申歲凡四國一鎮月江南主移其南者留守李肇字季平密啓曰：「**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人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

○五月大雨河決帝焚香禱天謂宰相曰霖雨不止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耶趙普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至苦雨為災乃是臣等

失職帝曰朕忍屈居中之小門在正門之旁色貼鋪鋪翠襦音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厚賜遣之普皆稱萬歲○永宣公主常去聲貼鋪鋪翠襦音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

謝國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有興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也

念我為天子一官則一司馬則一司馬則一司馬則一
 孰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型也一人之奢儉者靡微而闕于
 萬世者為甚大豈澆於服飾者雖小而闕于千萬里者為甚可不謹哉
 九月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帶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鎮戍虐民受其禍酷

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謝家以嘗
爲樞密
任中表
謝家以嘗
爲樞密
任中表

次次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次非見范直利口也
 士瑒見范直利口也
 嘉其不伐初瑒之鯁兵伐唐也帝謂曰侯克李愬當以卿為使相使相並士瑒以檢校官書
 天威尊顯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瑒曰太平平早及還父兄傳獻得
 使相相繼注獻謂獻乎人受中

